

身手非凡·菊壇美人

名旦梁秀娟

●李能宏

書香後裔隨母學戲

京劇盛行於清末民初，晚清因慈禧太后愛看戲，王公大臣群起效尤，那時看戲是高尚時髦的娛樂。祖籍安徽望江縣的檀則蕃，祖父檀斗升曾任「重慶知府」，祖伯父檀振升，曾任「翰林院」主考官等要職。檀則蕃生長在宦宦之家，飽讀詩書，滿腹經綸，詩詞歌賦皆精，有安徽才子之美譽，曾任多家報社主筆，揚名文壇。自古才子愛佳人，檀則蕃亦然，那時有位京劇演員梁花儂，出身北京首所女子科班「崇雅坤社」，此社由田際雲所創立，民初著名坤伶多出自這個坤班，計有小生梁桂亭（梁花儂胞妹）、武旦：于紫仙、于紫霞；老旦：鑫小樵、張菊舫、郭瑞卿、李又芬；花臉：王金奎、張子壽、王慶奎；

武生：李鳳雲、杜雲峰、于紫雲；旦角：雪艷琴、新艷秋、章遏雲、金友琴；老生：恩曉峰、金桂芬、李伯濤、徐淑賢；坤丑卻只有宋鳳雲及梁花儂。丑角是戲中甘草，俗話說：「無丑不成戲」，梁花儂雖演的是丑角，人卻長得很漂亮，技藝也精湛，檀則蕃看戲成迷，一個是文壇才子，一位是菊壇名伶，兩人由仰慕而相愛，繼則有情人終成眷屬。

一九二〇年檀、梁兩人的愛情結晶檀秀娟誕生在北京外郎營胡同，五歲時，請老師教讀「詩書」、「五經」、「中庸」、「論語」。七歲入小學讀書。梁花儂為人母時才十九歲，與她胞妹梁桂亭常年在華樂戲院、城南遊藝院等戲院演出，是紅極一時的名坤伶，家中來往親友都是梨園行中人。檀秀娟耳濡目染對京劇發生了濃

厚的興趣，由於她體弱多病，在課餘時常隨姨母梁桂亭到戲院練功房練功強身，不但把身體練好了，還打下基本功根基。國劇大師齊如山當時常到檀府串門，看到剛滿十歲的秀娟人長得秀麗，學戲很有靈氣，就鼓勵乃母為檀秀娟請老師在家教戲。

梁花儂正有此意，於是請青衣老師李玉龍開蒙，先教會「硃砂痣」、「浣紗記」，再教「奇雙會」、「武昭關」等。從小戲打基礎，又隨王蕙芳老師學唱腔，張彩林老師學花旦戲，先教「戲鳳」、「鴻鸞禧」、「鐵弓緣」等戲，著意指點眼神和動作之間的配合，以後又學了「翠屏山」、「潘金蓮」、「烏龍院」等重頭戲。隨後又跟崑曲名家韓世昌學會了「思凡」。一九三〇年農曆五月十八日關帝誕辰，首次登台在關帝廟可容千人的大禮堂，演

出新學的「硃砂痣」，同一年又在北平織雲公所某銀行家母親壽筵堂會上演崑曲「思凡」，一炮而紅。

後又跟韓世昌學了「遊園驚夢」、「佳期拷紅」、「斷橋」、「昭君出塞」、「貞娥刺虎」等劇目。經韓世昌一絲不苟的嚴格指導與琢磨，檀秀娟唱崑曲進步得很快。

一九三一年關帝誕辰，二度在關帝廟大禮堂酬神演出「奇雙會」，她的姨母梁桂亭配演趙寵，演出精彩，名聲在北平傳開。她為了加強學習武旦戲，邀請了名武旦閻嵐秋（藝名九陣風）先後教了「小放牛」、「梁紅玉」、「劉金定殺四門」、「扈家莊」等，其中「梁紅玉」需要擊鼓，單此一劇，就學了六、七個月，閻嵐秋教戲嚴格認真，其表演「有武中帶文」的獨創之處，處處啟發學生領會如何拿捏武戲角色的動作要領和開打的技巧，使檀秀娟在武戲方面得到了全面的認識與瞭解。

技藝精湛鋒芒畢露

十四歲那年檀秀娟從春明女子中學輟學，全身投入演戲，因父系家族激烈反對，乃改從母姓，成了梁秀娟。就在那年秋

天，梁花儂自組梁劇團，成員五十多人，梁秀娟為該團旦角台柱。梁劇團演出於北平華樂戲院，秀娟貼出「盤絲洞」和全本「金山寺」，由於劇團角色整齊，秀娟演出精彩，轟動九城。華樂合約滿期，又轉往西城哈爾飛戲院，繼續演出了「玉堂春」和全本「販馬記」（和姨母梁桂亭合演），賣座鼎盛。以後又轉往天津、漢口、開封、濟南等大城市巡演，除了上述諸戲，又增演了「兒女英雄傳」、「梅玉配」

和新編戲「杜麗娘」，所到之處佳評如潮，梁劇團打響了知名度，梁秀娟也聲名遠播了。十五歲那年，為名旦尚小雲正式收為徒弟，她常演的「漢明妃」、「杜麗娘」、「杏元和番」、「盤絲洞」、「玉堂春」等戲，都經尚師重新指導，繼續加工，使技藝精進很多。以後又跟程玉菁學了「棋盤山」、「乾坤福壽鏡」。又隨丁永利學崑曲「林冲夜奔」。當時梁秀娟年僅十五歲，儼然成為文武崑亂不措的名旦，梁劇團首次到太原演出，受到觀眾熱烈歡迎，為了增加藝術修養，開始隨畫家邵逸軒學畫花卉，由於她聰慧勤學，在老師的諄諄教導下，打下了很好的基礎。

由於梁劇團聲名遠播，被邀到上海黃

金大戲院作新春公演，從正月初一開始連演兩個月，當時上海名角如雲，梁劇團能在那個戲院連演兩個月，可見實力堅強。當時，名老生演員麒麟童是該戲院的班底演員，時常與秀娟配戲。上海是京劇的大碼頭，在上海的首次演出，梁劇團可謂名利雙收，梁秀娟功不可沒，在與名角同台演出時，使她長了見識，技藝又大有進步。

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，梁劇團第一次出關到奉天、大連、哈爾濱等東北大都市巡迴演出，回北平後，為躲避日人的騷擾，特別與白蓮丞到太原白家舉行婚配，完婚後，再回北平振興堂宴請親友，婚前一場演出，是在長安大戲院演出「漢明妃」和全本「玉堂春」。梁秀娟婚後決定告別菊壇，梁劇團也隨之解散。她雖然只在舞台上演了五、六年，但她精湛的技藝，給觀眾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，她的突然息演，頗使人感到意外，但誰都沒有料想到，她是為了參加神聖的抗日工作，而忍痛離開她喜愛的舞台生活。

謝絕舞台參加抗戰

梁秀娟的丈夫白蓮丞，山西陽曲人，

一九〇八年生，家業萬貫，為太原望族。幼年即懷報國大志，當時軍閥割據，互爭地盤，民不聊生，他毅然從軍報國，參與了最危險的搜集情報工作。七七事變發生後，日寇席捲華北，我方因種種關係，從明處轉到暗處，全面加强情報蒐集。這裡有一個真實的故事：抗戰時期，美國非常重視中國的情報工作，特別在中國成立了中美合作所，專門訓練情報人員，有一次軍事委員會統計調查局長戴笠將軍宴請美方情報首長梅樂斯，當梅將軍踏進客廳的一霎那，他站在那裡愣住了，原因是客廳的擺設，和他在美國的家裡一模一樣，連刀叉都擺在他的左手邊（因為他是左撇子），原來梅樂斯家裡的廚師就是軍統局派去的，由以上的故事，可知軍統局的特務是無孔不入的。抗戰時期，白蓮丞負責華北地區的情報，那個年代通訊不發達，沒有 FAX，也沒有 Email，傳遞情報，只有利用電台和人工傳遞（軍語叫交通），傳送情報最好是女性，這個責任就落到梁秀娟的身上，交通工具除火車、汽車外，有點偏遠的地方，要乘獸力車和步行。抗日作戰軍人在戰場上是真刀真槍面對面的硬拼，情報工作是靠機警和智慧，才能

成功。在敵後搞情報為了逃避敵人注意，居無定所，白蓮丞當時在華北和日寇及漢奸狼鬥，日本人恨他入骨，懸重賞捉拿他。因為他機警，日寇從未得逞。有一次，梁秀娟和婆婆被抓，被關進北平的憲兵隊，在牢裡被關了四個月，她把當年背戲詞的本領，把預先準備好的供辭背熟，每次審問，回答都是一樣，最後才被釋放回家，梁花儂為了轉移日方對梁秀娟的注意，重組梁劇團，先在北平哈爾飛戲院演出，然後以到河南演出為由，在劇團的掩護下，避開日人的監視，讓梁秀娟中途在徐州下車，由兩位包頭師傅，掩護她回到後方「介首」，再由專人護送到達西安與白蓮丞團聚。梁秀娟雖然回到後方不再做危險的「交通」工作，又參加密碼破解工作。由於她思惟精細，屢獲奇功，而成為破解敵人密碼的專家，對抗日工作貢獻很大。一九四二年秋天，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，我方敵後工作人員為國捐軀者頗多，白蓮丞為一位因公殉職的李姓同志籌募子女教育基金，特請梁秀娟在西安義演三天，戲碼是「大劈棺」、「春香鬧學」、「花田八錯」、「梁紅玉」四齣做工戲，演

出後，發現本來高亢脆亮的嗓子沒了，關於她沒嗓子的原因，當時有各種傳言，眾說不一，現在也無法查證了。一九四五年，八年抗戰勝利，全國軍政機關忙於接收工作，白君當時已升為少將，以軍統局特派員的身分，隨孫連仲將軍所主持前進指揮部回到北平，協助孫連仲辦理華北地區接收日軍投降事宜，白蓮丞精明幹練，計劃週詳對接收工作，順利完成，厥功甚偉。

隻身來台夫妻團聚

勝利後，百廢待舉，政府官員急於從大後方到各地接收，因交通無法負擔，造成非常阻塞現象，因而影響了接收工作。以後，又因政治、軍事、經濟多方面的關係局勢逆轉，一九四八年底北平棄守，梁秀娟在北平市東四牌樓前，由臨時關修的飛機場，隻身登上飛往南京的軍機，只帶了隨身皮包，倉卒離開北平，高堂老母梁花儂及三子一女滯留北平。

梁秀娟離開北平後，先到南京再轉上海，於一九五〇年農曆正月初五，隻身來到台灣與丈夫白蓮丞團聚定居台北。白君當時任職國防部情報局，一九六二年以少

將官階屆齡退休，一九九七年元月逝世。

子女皆由梁母照料

梁秀娟隻身離北平時，長子白其麟八歲，次子白其龍四歲，三子其平兩歲，長女白明珠不夠一歲，四個稚齡孩子的養育，就落在母親梁花儂的肩上。梁花儂於一九四九年三月，在北京北長街自宅成立了西北戲曲學校，先後招收學生二百餘人，老師都是邀請當時名伶任教，有李洪春、孫盛文、孫盛武、楊榮環等。該校一部分奉命由梁花儂之子小生演員梁先慶率領遷往重慶，另外一部分由梁花儂率領到新疆，成立了新疆京劇院，梁花儂之大外孫白其麟則隨外祖母學藝，盡得梁花儂真傳，而成為著名丑角。二外孫白其龍和其妹白明珠則在北京家中請女傭照料，並進學校讀書。白其龍十五歲到新疆找外祖母，並拜師學藝，專攻劇樂，開蒙老師為霍文元（梅蘭芳的笛師）的徒弟封承祜，以後又隨遲景榮、沈玉秋學藝，成為技藝精湛的崑笛及月琴師。其妹白明珠則按部就班讀完小學、中學、高中，後與工程師李榮田結婚。梁秀娟來台後，生活安定，但對在大陸之母親與子女非常牽掛，三十餘年如

一日，古詩云：「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」，三十年不通信息，親生骨肉不能相見，梁秀娟的痛心，可以想像。

發展戲劇舞蹈教育

政府撤來台後，力圖革新政治逐漸穩定，經濟發展迅速，一九五五年創建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，校址設在板橋市大觀路一段五十九號，有國劇、影劇，與美術印刷三科，招收初中畢業生，校長由原任台北市建國中學校長賀翊新擔任，國劇科主任張大夏，為國劇大師齊如山弟子，善編劇，也是武生票友，張任主任後，特聘請梁秀娟為實習部主任。翌年張君轉任文化大學國劇科主任，梁秀娟接任國立藝專國劇科主任，自開辦到停止招生，前後四期，畢業生共六十餘人。一九六〇年，改制為「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」，一九八二年，又再於夜間部增設「國劇組」，專門甄試「復興」、「大鵬」、「陸光」、「海光」等劇校歷年畢業生，以提供進修研習的管道，學生修業四年，畢業後具有專科學歷。八十三年學校升格為國立台灣藝術學院，為了調整學制，國劇組停止招生。一九五九年，梁秀娟率領藝專國劇科

同學赴泰國演出，宣慰僑胞，由於演出精彩，又深獲好評。一九六三年，應聘在文化大學戲劇系、舞蹈系教授國劇基本動作及青衣、花旦、武旦、崑曲等課程，以後，又應華岡藝術學校之聘，任國劇科主任，作育英才，培養許多戲曲、舞蹈藝術人才，名旦徐露、郭小莊等都曾受其指導。梁秀娟文學方面的造詣承自父系，京劇技藝則由母親指導，文筆及劇藝造詣均厚，著作有「國劇表演藝術論」、「旦角基本動作」、「手眼身法步」等，被京劇界廣泛採用奉為圭臬。梁秀娟從事國劇藝術教育三十餘年，對台灣國劇教育貢獻很大。

在台演出造成轟動

梁秀娟自十九歲結婚息影後，再沒有參加營業演出，但對於公益和慶祝演出從未缺席。一九五九年，在中華路國軍文藝活動中心，與藝專同學義演三天，戲碼是「梁紅玉」、「金山寺」、「春香鬧學」、「巴駱和」，這是梁秀娟在台首次演出，當時造成了轟動。一九六二年參加國劇演員籌募基金之義演，在南海路藝術館演出「十三妹」造成了一票難求的現象。

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中美斷交，十二月底，在國軍文藝中心參加為自強基金舉行之國劇義演，與名丑吳劍虹、青年武生朱克榮演出尚派名劇「昭君出塞」，當時也是一票難求。一九七九年，為國劇協會籌募基金，與郭小莊同台，師徒二人公演「小放牛」，梁秀娟反串牧童，她精湛的表演，獲得了觀眾熱烈的掌聲。一個六十歲的老人，在台上又蹦又跳，又歌又舞，沒有深厚的武功根基，孰能為之？這是她最後一次演出，雖時隔二十四年，筆者仍能清楚的記得當時演出的盛況。

一九八〇年，政府開放探親，梁秀娟的次子白其龍陪外祖母梁花儂經香港來台探親，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抵台，母女重逢，抱頭痛哭，恍若隔世。

梁秀娟自幼依賴性很大，凡事都靠母親操持。她從小愛戲，母親不忍心送她到科班學藝，因為那種生活太苦了，所以在家請老師教戲。梁劇團成立後，梁母操持一切團務，秀娟只學戲演戲，直到結婚生子後，才獨自負起家庭主婦的重責。二十年沒離開過母親，一九四八年隻身輾轉來台，母女分別了三十二年。來台後，四子白其賓、次女白小娟、五子白其威相繼出生，持家、照顧丈夫、帶孩子，處理得井井有條，出門和上課總是穿得整整齊齊。丈夫白蓮丞患中風多年，親侍湯藥服侍週到，毫無怨言。誠如女兒小娟說：「我媽是少有的中國女性，堅忍、能幹又溫柔。」

小娟還不知道他媽的機智、勇敢，為國家立下了很大的功勞。梁秀娟每天忙著家庭和教育。靜下來就想念年邁的母親和留在大陸上的兒女。一九八〇年十月十八日，高齡七十九歲的梁花儂半身癱瘓，由香港搭機來台，當年離開時，母親尚未到五十歲身體健朗，三十年的艱困歲月，母親已是身體虛弱的殘疾老人，滿頭白髮，滿臉皺紋，經過長途跋涉，更顯蒼老，在桃園機場上演了一場「母女會」，場面溫馨感人，應了「四郎探母」四郎見娘那段老旦唱詞，一見嬌兒淚滿腮。母女淚灑機場，記者爭相採訪，悲喜交集，成了翌日的重要新聞。梁母在大陸即患有嚴重的腎臟疾病，來台後病情轉劇，於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病逝，來台整整十個月，享年八十歲。不久，從香港輾轉傳來消息，長女白明珠也因骨癌病逝。次子白其龍護送外祖母抵港後，即滯留香港，因政府規定，青年人來台依親，要在香港住滿五年。

此時期，母逝女亡，次子滯留香港，梁秀娟精神負擔沉重，所幸她生性開朗樂觀，每天忙於家務和教學，把時間排得滿滿的，充實的生活，使她忘卻了許多煩惱。

在醫院裡歡渡生日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是梁秀娟七十歲生日。在亞東醫院九一一病房渡過，她因中風而住院療養，好人不曾寂寞，這話用在梁秀娟身上最為貼切，九一一病房從早上開始鮮花、蛋糕堆滿了病房，兒子、媳婦和孫子共享天倫，學生們和藝術界友人都來慶賀她熬過了鬼門關，一個個學生磕頭拜壽，又是笑、又是淚。林懷民剛唱完生日快樂歌沒多久，林父前考試院副院長林金生又捧著鮮花親自來探病，並說：「奉兒子之命前來獻花拜壽」，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傍晚下班後，賀客更多，舞蹈家吳素君，她唯一行禮的徒弟郭小莊也趕來磕頭拜壽，把病房當壽堂，把氣氛帶得正到頂點，這一個不平凡的生日，使梁秀娟既開心又感動。梁秀娟對大家說：「在大陸的時候，有個鐵嘴算命先生，給我算命，過去的事說得都很靈，等到四十歲就算不

下去了，我現在都活到七十歲，白撿了三十年」。像她當年在大陸，出入有汽車，在家有佣人侍候，來台後，什麼活都幹，太不容易了。生日過後仗著她超乎想像的毅力，持之以恆的復健，病體很快就好轉。

教學嚴謹著書立說

梁秀娟之受人尊重，因為她是國劇界少數稱得上有教無類的師長，也是大家的老師。國劇界尊敬她、舞蹈界愛戴她、文化界推崇她，她從不拒絕向她請益的青年人。對大專院校毫無基礎的國劇科學生，她也細心地教，不厭其煩地講解示範。她不像有些老師，上課時遲到早退，混水摸魚。有時她實在看不過去，會忍不住說那些不負責的老師：「你們拿人家的錢，這樣教法，虧心不虧心」。比起其他著名演員，她在舞台上僅活躍五、六年，但是她的藝術成就就是超水準的，因為教她的老師都是一流的名角，配她演戲的都是經驗豐富的演員。她不像戲校和科班的學生從宮女丫環開始演起，等到熬到主角少說要一、二十年。他聰慧過人，悟性特強，不但一點就通，而且能舉一反三，再加練功勤奮，凡是教過她的老師都異口同聲地說他

是上駟之材。從一九五六年起，三十餘年的教學生涯中，無論在國立藝專國劇科、舞蹈科；在文化大學的國劇組、舞蹈組；還有中華國劇舞蹈團等處，面對著沒有興趣與才華不同程度和基礎各異的各式各樣學生，她除了把她的所學盡量的講授和示範而外。她深知在一般學校中教學，更需要把基本動作，做有系統的分解與組合，才能適合與傳統「一對一」的師徒傳授有所不同的今日教學，在這些教學相長的過程中，曾屢次嘗試，把基本動作的課程編成講義，不但便於在課堂教學之用，學生們仍能照本自己練習，領會要點，並且也想到若能將國劇青衣、花旦的基本動作都編印成冊，同時加上圖解，再進一步的說到各齣戲的演出法則與表演心得，那麼除了教學方便以外，其他有興趣學戲、學舞，研習中國傳統舞台上表演動作的人，都能參加運用，那該多好。這個念頭和心願時常在她腦海中出現，她年齡越來越大，又喊又鬧的課堂教學，有時感到力不從心，受到挫折的時候，常會念及在昔日師長的諄諄教學所傳習的心血，她要盡量整理編寫出來，公諸於世，也算為國劇新傳盡一份力量。一九七八年秋天開始，她遇到

了也在文化大學教書的汪其楣，她是美國戲劇碩士，對梁老師的教學很有興趣，在國劇基本動作課堂上旁聽一年，聽課時非常認真並做筆記，比正式學生還用功，汪其楣願意協助梁老師整理文稿，完成她出書的願望。費了一年多的時間，文稿整理完成，然後再進行繪圖攝影，像片拍了五千多張只用了一千張，繪圖改了又改，力求詳細完美，經過兩年多的努力，許多青年朋友的協助，三本內容充實、照片清晰、圖說詳細的國劇專書，終於出版了。這三本精彩的專書，不但給喜歡國劇的人自己學習的方便，對國劇的新傳延續，做了很大的貢獻。其中「手眼身法步」一書出版不久即銷售一空，一九八九年再版，可見受到重視的程度。

梁秀娟在中風臥病期間，眾多子女輪番照顧，學生們也時常看望慰問，使她倍感溫馨。

仙逝以後受人尊敬

梁秀娟有五子二女，長子白其麟，為北京京劇院名丑，兩岸開放後，首先來台探母，二〇〇二年底因肝癌去世。次子白其龍，一九八〇年保護外祖母來台依親，

感溫馨。

滯留香港五年，於一九八五年獲准來台侍母，曾在空軍大鵬劇團、海光劇團擔任文場演奏員，國立藝專、國光藝校任教師，現任國立國光劇團月琴師。三子白其平，現在北京經營花圃。四子白其賓，在台北出生，服務台北一家廣告公司。五子白其威，在美國經營房地產。長女白明珠一九八一年在大陸病逝，次女白小娟，婚後已隨夫赴美，定居美國。

梁秀娟的老伴，老情報員白蓮丞將軍於一九九七年病逝。梁秀娟由子女輪流隨侍，中風後，治療很見功效，可是七十多歲的老人，畢竟需要靜養，乃由女兒白小娟接到美國洛杉磯照料，白小娟生活富裕，居家環境清幽，適合養老，她在台的兒女也經常飛美探視。老景彌甘，不料於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因心肌梗塞病逝美國，比其母梁花儂晚了十九年於同月同日辭世，堪稱一大巧合，令人稱奇。梁秀娟的遺體，在美火化後，由她的女兒護奉回到山西太原故鄉，與其夫同眠於太原市白氏祖塋。

梁秀娟是位成功的戲劇教育家，她對國家和戲劇界的貢獻，將永載史冊，她的崇高人格和風範，也將永遠受人尊敬。

專門報導兩岸京劇訊息一份高水準的藝文報

弘報六大特點

- 一、紙張潔白強韌
- 二、兩版彩色版面
- 三、照片鮮豔美麗
- 四、內容豐富確實
- 五、名家執筆撰稿
- 六、訊息報導快捷

全年報費壹仟伍佰元正，共五十二期

國外訂戶一律美金七十元（航空寄報）

歡迎訂閱，劃撥帳號：一九五五三七〇二——弘報出版社

總管理處：台北市興隆路二段二〇四號二樓

服務專線：(〇二)二九三三八二八四・二九三三八九七三

日夜服務電話：(〇二)二六三三五二六二

傳真：(〇二)二九三〇一四八八・二六三一七五三四